

◎乡村纪事

印象霜降会

□王红彩

霜降是秋季最后一个节气，过了霜降，秋天就算过完了。临颍县一年一度的霜降物资交流大会便如期而至。

民国以前，临颍县旧县衙的城守营驻守在老城的北大街，武营官兵每年到了霜降时节，就在位于北大街的校场里举行秋操，赛马射箭。

这个时候，种完麦子的四乡八里的村民都呼朋引伴跑来看武营秋操。有人，就有需求；有需求，就有市场。小商小贩应运而生，自发形成了交流市场。久而久之，市场的规模越来越大，持续时间也越来越长。这就是临颍县霜降大会的由来。

早些年，农村人结婚都是春节举办婚礼。定了亲的男女双方，要在举行婚礼前的中秋节议事，商量好结婚日期、彩礼家具等具体事宜。

日子定好，霜降大会便到了。村子里的大姑娘叫上嫂子大娘，去霜降会上挑选衣物鞋袜，茶瓶茶杯，脸盆碗碟，需得慢慢转，细细挑，没有三五天根本不行。

男方也是一样，爹妈叔嫂跟着去霜降会上转转，把婚礼用品都挑选齐全了运回家去，心里才算踏实。

不办喜事的人家也是要串会的，忙活了一年终于闲下来了，天也要冷了，来会上给家人买件棉衣，扯个床单，带孩子到会上买些玩具，吃点小吃，大包小包拎着回家了。

我第一次赶霜降会，是1988年。我跟朋友广华一起，口袋里揣了五块钱，从火车站出发，沿着人民路往东走。我俩步行走了很久，

◎往日情怀

□薛桂梅

暑假在家没事，整理东西，无意中翻到了一个多年前的相册。看着发黄的老相册和一张张老照片，不由得勾起了我的诸多回忆。

我最早的照片，是我的初中毕业照，一张一寸见方的大头照，这也是我人生第一张照片。因为那时候想拥有一张自己的照片，简直不敢想象，因为那时候家里的最大事情，是吃饱饭。

小时候，我也见过走街串巷的摄影师在村里给人照相。他们那时候用的是带支架的照相机，上面还蒙着一大块黑布，摄影师钻到黑布下面，鼓捣一阵子，让照相的人不要动，然后钻出来，手里握着一个皮囊一样的圆球，慢慢地捏着，像是一个人在调整呼吸，还要让照相的人继续保持原来的姿势，好一会儿，才喊“好了”，这时候，照相的人才如遇大赦，活动一下僵硬的表情站起来，下一个人再坐上那个神奇的凳子，开始下一轮的安静。

那时候，凡是照相的人大部分是外地有亲戚，需要寄照片，或者男女青年相亲用，或者老年人照相，作为百年之后的纪念。很少有

过了临颍县人民政府往东，路上来往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。

我们继续前行，又饿又累，很久才走到西街路口。看见路人流水一样，一问，霜降会还远着呢！算了，我俩实在走不动了，在路边找饭馆，家家爆满，走到南街路口处才找到一家小饭店，三毛钱买了一碗面条，吃完就返程了。

第二次赶霜降会，是2000年。我领着三岁的女儿，从107国道北街路口往东挤，在一个地摊上买了几双袜子。又挤了很久，在一个摊位给女儿挑了一件棉衣，要付款时发现衣服被人从里面划开，钱没了。

霜降会上，街道的两边是摊位，街道的中间依然是连绵的摊位。人流里还有举着糖葫芦、花气球的流动商贩。我带着孩子，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挤出会场，沮丧地回家去了。

2008年，妹妹在西街菜市场北头开了家面馆，每年霜降会期间我去给妹妹帮忙。赶会的人山人海，吃饭的人挤破门槛，我们全家齐上阵：收钱的，收碗的，洗碗的，拉面的，配菜的，忙个不停，常常要到下午四点多才腾出空吃午饭。

霜降会上，客商来自四面八方，带着帐篷，有的还有简单的锅灶，常常一住就是十多天。串会的也不着急，不紧不慢地，从会前几天到会后几天，买不买东西都来会上逛逛。

这时候，整个小城家家都待客，人们三五成群地串亲戚。马路上流水一样的人群里，一定会有几个醉汉，摇摇晃晃地串了这家串那家，越喝越醉，最后倒在马路边上，打个酒囍又睡过去了。

看照片 比进步

人无缘无故去拍照片，不是不想拍，而是花不起这个钱。那时候，凡是家里有装满照片的镜框，高高挂起来的，都是一些很殷实的人家，普通人家很少有照片。

我上高中的时候，第一个学期省吃俭用，硬是从牙缝里省下了照一次相的一块钱。一次洗三张，加洗的话五毛一张。我们都是好朋友之间互相交换照片，如果谁送给同学一张照片而没有收回来对方的照片，感觉像是吃了大亏。而不主动回送照片给同学，会让人看不起。

以后的照片，都是毕业照，或者是证件照，基本上没有生活照，因为生活拮据，也觉得花那个钱没有必要，用奶奶的话说就是：有那个钱，还不如买二斤盐。

大规模地开始照相，是有了女儿以后，我省吃俭用，买了一个傻瓜相机。那时候的相机需要买彩色胶卷，一卷二十块钱可以照24张左右。必须照完了，才能送到照相馆里冲印彩扩。到现在，我还珍藏着那部傻瓜相机，和一卷没有开封的胶卷。这辈子，恐怕这两个物件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吧！

以后的照片慢慢多起来了，也更清晰了，这些照片是用数码相机

每次到了霜降会，我都会郑重叮嘱先生：“到了人家里，多吃菜，少喝酒！”但还是有喝醉的时候。

转眼间，到了2018年的霜降会。我正要给先生打防疫针的时候，他眉开眼笑地说：“今年不串会了，你的防疫针不用打了。”

“不串会了？这千年不变的风俗还能改了？”我表示诧异。

“当然能改了。公职人员聚众饮酒属于违纪，谁会为了一个酒场违纪呢！”先生会心一笑，“从这个霜降会开始，以后都不互相串会了，谁愿意花钱买醉，不都是为了面子嘛！”

我去给妹妹帮忙，步行走过去。大街上人不多，吃饭的人也没有往年多，下午两点多就收摊了。

“往年我们看一天车，可以赚一两千元，今年就几百块钱。哪儿哪儿都是超市商铺，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到需要的东西，谁还没事来会上挤啊！据说小偷现在都不来会场了，人人都用手机支付，小偷也没‘生意’了。”会场边上看车的美女一边哈哈笑着，一边点开手机让存车人扫码。

曾经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霜降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物资交流作用。随着城镇建设的现代化，购物日益便捷，霜降会的作用慢慢弱化了。

去除了附垢的霜降会，摒弃了喧哗，呈现出的是热闹、祥和与温馨。这时候来到霜降会上，随着人流逛去，聆听耳边各种各样的小贩吆喝，目睹眼前琳琅满目的商品，一份美好的回忆自心中回旋开来。

霜降会还会继续。如今的霜降会已不仅仅是物质交流会，而是民俗文化大会了。

照的。随着户外旅游、自驾游的升温，很多人都买了数码相机，这种相机大家都知道，不仅不用胶卷，还可以回看，拍得不理想，直接删除。到家的时候，传到电脑里建自己的电子相册。想看哪张调出哪张，如果不满意，还可以PS一下，立即达到想要的效果。

自从用上智能手机后，所有的照片都保存在电子相册里，方便实用，需要哪张随时冲洗打印，一分钟就可以搞定，快捷方便。记得我以前有一张照片感觉非常满意，我当时告诉自己：保存好这个底片，以后就用它作为证件照了，因为永远不会比今天年轻了！这个底片到现在我还保存着，可现在的拍照技术日益先进，拍出来的效果比年轻时还要好得多。我不由得慨叹：时光不可倒流，科技让人美丽。社会在进步，科技在发展，数码时代让人们的照片更漂亮，照相更方便快捷，相册永不褪色！

◎生活感悟

我的支教生活

□殷亚兵

2018年9月，我远渡重洋来到印度尼西亚泗水新中三语学校支教。转眼间，已经一年多。回顾这一年的工作生活，各种滋味顿时涌上心头。

汉语对于这里的孩子来说，是第二或第三种语言，孩子们学习兴趣不太高。如何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，让他们快乐地学习汉语，对于我来说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

刚开始上课时，学生们吵得厉害（这里的孩子自我意识比较强），有几个汉语水平差的同学更是说个不停。我采用中国的教学方式，大声地制止他们说话，反而被他们投诉了，说我太凶。这对于一心扑在教学中的我来说，太受打击。痛定思痛，我反思课堂教学，结合学生实际，在课堂教学中开展游戏，让学生在小游戏中学汉语、长知识。“拍苍蝇”“萝卜蹲”“你说我猜”都是他们喜欢的课堂游戏，在这些游戏中，孩子们都乐意参与，兴趣盎然。现在课堂秩序好了，孩子们和我的关系也走近了，课后，有些孩子主动与我聊天，把他们爱吃的糖果送给我，还在作文里向我“表白”——我爱我的汉语老师。这时候，我觉得我的工作很甜。

支教生活的苦只有自己才能体会。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，洗漱完毕后，做个简单的早餐，6点40分之前就要坐校车去上班，到学校6点50分。7点整，校长给我们开例行的晨会，布置工作。7点15分，去教室上汉语，给学生讲中国的文化知识：传统节日、诗词、成语等。七点半开始正式上课，一直到下午三点半才能下班。这里的学校没有课间休息时间，也没有午休时间，学生只有中午30分钟吃饭时间，一节课从1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不等。我经常从这个教室出来，就进去另外一个教室上课。曾经一天最多了将近5个小时的课。其他时间在办公室批改作业，出各类试卷，做教学课件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到下午三点半下班，回到宿舍疲惫不堪。

最苦的不是身体累，还有饮食上的不习惯。这里的食物和中国的饭菜味道相差很多，浓浓的咖喱味道，我实在是不喜欢，还有各种叫不出名字的奇怪饭菜。最让我受不了的还是这里炒菜很少，他们几乎不吃菜，食物多是油炸类的。由于本地人很少吃菜，所以当地的蔬菜种类不但少，而且价格昂贵。

白天还好，繁忙的工作让我忘记了一切，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就开始想家，想孩子，想父母，想爱人，想朋友……只要一想起他们，我就情不自禁潸然泪下。现在我深深地体会到季羡林老先生在《怀念母亲》里的感情：“我现在还真是想家，想故国，想故国的朋友。我有时想得简直不能忍耐。”“夜里梦到母亲，我哭着醒来。”这种对祖国，对亲友的思念格外地强烈，几乎每天我都会想起在祖国的亲友。

初来到印度尼西亚，一切都是陌生的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与这里的老师和同学慢慢熟悉起来，有的甚至还成了朋友。生活是一个调味罐，酸甜苦辣，样样俱全！支教的路上，滋味更是丰富，我将继续坚持下去。

